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三章



花園修道院 ~ 奧弗涅省 ~ 法國中部

加迪恩斯修道院是一座被圍牆環繞的修道院，坐落在一座巨大的石山上，俯瞰著大地。

法國中部未開墾的土地上。修道院下方，錯綜複雜的地下墓穴迷宮蜿蜒盤旋於山體深處。加爾迪安修道院的托鉢修士伊凡·戈古，是其中資歷最深的修士，十多年前來到修道院時便接管了這些墓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這巨大的墓穴彷彿成了他心中沉重的一塊石頭，如同苦行的石塊。他身著粗糙的長袍，在蜿蜒曲折的通道中匆匆而行，筆直地向下走去。大多數修士很少涉足如此深邃的地下，石壁上零星點綴的幾支乾涸的火把表明，這裡此前從未有人使用過。

瀝青通道沒有分支血管，空心動脈像通往地獄的黑磚路一樣直插地下。

伊凡涼鞋的腳步聲戛然而止，沒有迴音在粗糙的石牆上迴盪。他繼續往下走，空氣變得又冷又悶，鐵鏽和濕石頭的刺鼻氣味沉甸甸地瀰漫在空氣中。

通道不斷向下延伸。隨著道路越來越陡峭狹窄，兩側的石壁也越來越密集地匯聚在一起。他的火把照亮了更多濕漉漉的通道地面，上面佈滿了水汽。伊凡一手拿著火把，另一隻手指沿著對面的牆壁摸索，放慢了腳步，小心翼翼地邁著越來越短的步伐，以免在光滑的花崗岩路面上滑倒。

這條深邃隧道的唯一目的就是引取地下淡水泉，為修道院地下墓穴提供純淨充足的水源，以備不時之需。

在最嚴苛的釀酒季節，隧道深入陽光普照的山坡之下，通往一個開闊而巨大的洞穴，洞穴內遍布不規則的石頭和光滑的表面，這些表面經受了數百年的自然侵蝕。最終，火把的光芒也消失在了洞穴深處。加爾迪安的僧侶們將這片黑暗偏僻的地方稱為「井洞」。一條用石頭砌成的深溝將洞穴一分為二，引來一股湍急而靜謐的地下泉水。

從井洞的黑暗深處，傳來一聲嗚咽，沿著隧道迴盪。那是孩子的聲音，然而，這淒厲的哭聲卻訴說著一生苦難的悲愴。

又一聲嗚咽脫口而出，卻又哽咽著，彷彿悲傷與驕傲在飽受折磨、令人心碎的胸膛中永無止境地爭鬥。哽咽之後是急促的喘息，然後沉默。接著又是一陣悲痛的爆發。如此循環往復，在黑暗中迴盪。

這是戰敗國王的哀嘆和受委屈寡婦的哭泣，兩者交織在一起。

“拉撒路？”

哭聲停止了。

“拉撒路？你在嗎？”

“我在這裡，修士。我正在打水桶。”

漆黑的夜幕被僧侶手中劈啪作響的火把照亮，他走進了山谷。他身材高大，背脊寬闊，胸膛深厚，臉上帶著一絲悲傷。

他那雙深藍色的眼睛與他嘴角那和藹的笑容形成鮮明對比。一頭精心梳理的銀髮，如同墜落天使的光環般環繞著他的頭頂，與他乾淨整齊的灰白鬍鬚相得益彰。一個嚴重駝背的男孩從泉水邊站起身來，腳邊放著一桶滿滿的水。他穿著一件與修士相似的粗布長袍，只是兜帽拉得很低，遮住了他的頭。一個面具——一個同樣材質的面罩——遮住了孩子的臉。面具上有兩個圓孔，可能是眼睛的位置，嘴巴則用一小塊布片遮住。這髒兮兮的面罩，看起來像是癲瘋病人的面具，外面披著一層僧侶的兜帽。這男孩是個學徒，但他的住處卻不在地面上，和其他修道院的住處一樣。

侍從們。拉撒路沒有住在修道院的院子裡，而是住在修道院地下的墓穴中，住在伊凡修士為他安排的一間簡陋房間裡，房間裡有一張簡陋的床和厚厚的毯子。雖然他已經十三歲了，但他瘦小的身材和纖細的四肢使他看起來要小得多。除了他自己和伊凡修士、奧迪諾修士之外，修道院裡所有人都不知道，拉撒路是戈古·伊凡·戈古的私生子。

“孩子，你有什麼煩心事嗎？”

“沒什麼，先生。水我已經有了。”

「拉撒路，你在哭嗎？」男孩用手指按了按臉，眼罩下的布被水汽浸濕，顏色變深。

「兜帽滑落，我看不見了。我轉頭，它滑落。我張開嘴，它滑落。我睡覺，它滑落。它夾住我的耳朵，鞋帶勾住我的頭髮。」

「那我們就得給你做一個新的頭罩了。我會加倍努力，讓它更舒適。你想要一個新的頭罩嗎？」

“這件兜帽有股味道，洗不乾淨了。我知道怎麼把下一件做得更好，修士。我可以教你。”

「那就去做吧。你可以幫我做下一個。」伊凡彎下腰，用空著的那隻手擁抱了拉札勒斯。

“兒子，我為你準備了一個驚喜。”

“那是什麼？”

“我在繕寫室裡發現了一份動物手稿。”

“和鳥一起？”

「是的，作品中充滿了關於鳥類的描述，甚至還有色彩鮮豔的鳥類繪畫。」

“我今晚可以去看嗎，修士？”

「好的，我會把它帶給你。是新書，從巴黎買的！不過，我必須在天一亮的時候就把它還回去，免得其他人發現書不見了。今晚你可以看這本書，不過我們得先打掃一下。」

拉撒路簡短地一言不發，雖然他的面容被遮蓋，但一股沉思的氣息籠罩著他。他那被粗麻布包裹的臉龐轉向了僧侶。火把的光芒照亮了一雙令人心醉的藍色眼睛，從髒兮兮的粗麻布眼洞裡探了出來。

“修士，我可以問你個問題嗎？”

“祈禱吧。”

“我長大後會很醜嗎？”

伊凡吸引男孩的全部注意力，將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聽我說，孩子。”

你並不醜陋。你很美。你戴兜帽不是為了掩蓋醜。

你戴著兜帽是為了掩蓋你的美麗，以免被醜陋所玷污。醜陋將美麗視為邪惡，並因此而畏懼。

「他懼怕純潔的心靈。」僧人猛地站起身，告誡孩子不要動彈，然後手持火把，走出了空洞。黑暗籠罩了那個矮小佝僂的身影。片刻之後，謹慎的腳步聲打破了寂靜。在黑暗中，伊凡找到了男孩，蹲在他面前。

“把桶子放下，孩子。”

伊凡摸了摸身下的地板，找到一顆小石子，便把它握在拳頭裡。他又用另一隻手做了同樣的動作，然後把兩隻緊握的手遞給了男孩。

伊凡舉起左手。“拉撒路，我手裡拿著什麼？”

“一塊石頭。”

伊凡舉起右手。“那這隻手呢？”

拉撒路回答說：“沒什麼。”

“拉撒路，你能確定嗎？”

“我聽到你撿起了一塊石頭。然後我又聽到你沒有撿。”

「接住石頭，」伊凡突然說道，同時把石頭拋向空中。在黑暗中，他側耳傾聽著鵝卵石撞擊地面的聲音。然而，並沒有聽到。

“孩子，請問你手裡拿著什麼？”

“石頭。”

“拉撒路，為什麼它會在你手裡？”

“你命令我把它抓住。”

“你捕獲的不僅僅是一塊石頭。”

“怎麼會更多呢？”

「它是真理的見證者。現在，把石頭丟給我。」伊凡感覺到一隻小手握住了他的手，便抽回了手。「不，孩子。把石頭丟給我，就像我丟給你一樣。」拉撒路順從地丟出了石頭。石子落在地板上，發出清脆的響聲。

“請原諒，修士。我得再拋一次。”

“不，孩子，別動。聽我說。我為什麼沒接石頭？”

“沒有光，你就什麼也看不見。”

“的確如此。那麼，這塊石頭究竟告訴我們什麼真相呢？”

「它不會說話，修士。」孩子的聲音裡帶著一絲戲謔。

「可是，它已經開口說話了！當你抓住了那塊石頭，而我卻沒能抓住它時，石頭向全世界宣告，你的確很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孩子？」

「我願意，」男孩緩緩說道。

“你？”

“是的，修士。可是，還要多久呢？”

伊凡站起身，把孩子摟在懷裡。“很快了，我們很快就要走了。”

“多久？”

「年底前我們就會搬到勃艮地去住，你以後再也不用戴帽子了。不過，到時候我們會給你縫製一頂最好的帽子。這將是最後一頂。」

“米格爾和塔特烏斯也能換新的兜帽嗎？他們的兜帽也容易滑落。他們跟我說過。”

米格爾和塔特烏斯都是嚴重畸形的侍從男孩，但與拉撒路不同的是，他們被遺棄在修道院的台階上，被加迪恩斯修道院的修士們收留並撫養長大。然而，和拉撒路一樣，他們也戴著類似痲瘋病人的全罩式兜帽，只留出眼睛的洞，以掩蓋難看的畸形。就這樣，這三個男孩有著共同的外表特徵——他們聚在一起，全身裹得嚴嚴實實，就像三個用粗麻布做成的小幽靈。伊凡修士常常把米格爾和塔特烏斯叫到地下墓穴，和拉撒路一起工作。由於拉撒路一直被困在地下墓穴裡，這樣做給伊凡帶來的快樂絲毫不亞於拉撒路，甚至可能更多。對這三個男孩來說，身材魁梧的伊凡修士是他們面具的製作者——是他們的救星，也是他們的容顏的守護者。對伊凡來說，當這些如同幽靈般的孩子們聚在一起，拉撒路突然大笑起來。在地下墓穴裡，這種笑聲是如此罕見。這種意想不到且令人難忘的歡樂總是能撫慰他憂鬱的靈魂。

“我們還要給他們縫製新的帽子。兒子，你可以親自把新帽子送給他們。你願意嗎？”

“我會的。”

“很好，那你就去吧。”

他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嗎？

伊凡深吸一口氣，然後開口說道：“他們必須留在這裡，拉撒路。修道院是他們的家。修道院對他們有好處。”

“奧迪諾修士可以來嗎？”

伊凡仰頭大笑。「拉撒路，真的嗎？如果我們不帶奧迪諾修士就走，他可能會追上來，用山羊打我們。」孩子也笑了。「你想讓他用山羊打我們嗎？不，孩子，奧迪諾修士當然要和我們一起去。」

“去勃艮地？”

「拉撒路，你離這裡很遠很遠。現在，把桶子遞給我。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修士，我來提水桶。”

“不，拉撒路，把桶子給我。下一個你來拿。”

伊凡取回了火炬，遞給男孩說：“你帶路。”

“這桶很重，修士。我得把它提起來。”

“接過火炬，帶頭前進。我拿著水桶。孩子，帶路吧。”

男孩不情願地接過火把照亮道路，覺得伊凡走著走著讓他很尷尬。

在他身後。

拉札勒斯在主走廊裡擦洗著那些被多年火炬油煙和煤灰熏黑的精美牆壁雕刻，差不多一個小時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裡，原本滿滿一桶清水已經變成了半桶像墨汁一樣黏稠的黑湯。看來還得再去一趟水井。拉札勒斯提起水桶，沿著走廊走去，卻突然停住了腳步，因為他看到一隻黑老鼠正沿著他身旁的牆根飛快地跑下來。克洛狄烏斯修士從後面撞到了男孩，水桶晃了一下，濺了不少髒水到男孩的袍子前襟上。

「讓開！」他咆哮道。他繼續從拉撒路身邊走過，手裡拿著一根長木棍追趕老鼠。

「請原諒，修士，」拉札勒斯低聲說道，繼續沿著走廊走去，低頭看著長袍上的凌亂。他追上了克洛狄烏斯，克洛狄烏斯正把老鼠逼到牆角和一根牆柱之間。「抓到你了，」克洛狄烏斯對著那隻嚇得動彈不得的老鼠說道。拉札勒斯停在修士身後，想瞥一眼老鼠。老鼠沒有注意到拉札勒斯就站在他身後。克洛狄烏斯慢慢舉起棍子，打算把老鼠撞到角落打死。

拉撒路突然鬆手，水桶傾倒，水花四濺，把那隻該死的耗子從縫隙裡衝了出來。髒水濺到克洛狄烏斯修士的腳上，又順著他的長袍流了上來。他嚇了一跳，大叫一聲，轉身看去，只見全身濕透的耗子繞過一個角落，逃之夭夭。

「你！你是故意的！」他斥責拉撒路。

「請原諒我，修士，」拉札勒斯回答。他把水桶豎起來，跪在地上，急忙擦乾修士涼鞋上的水。克洛狄烏斯舉起棍子指向他——拉札勒斯做好了挨打的準備。

「克洛狄烏斯！」伊凡修士怒氣沖沖地從走廊走了過來。克洛狄烏斯慌忙放下拐杖，對他說：“他把一桶髒水潑在我身上！”

「什麼？」伊凡在他們面前停了下來。他仔細觀察著拉札勒斯和克洛狄烏斯身上的凌亂景象。長袍。

「我把一隻老鼠逼到角落，它竟然為了保護自己朝我潑污水！我要求立即道歉並予以懲罰！」

“拉撒路，”伊凡問他，“這是真的嗎？”

「修士，我把桶子摔了。」

“故意？”

「我做了，修士。」拉札勒斯低下了頭。

「瞧！我收集的正是這麼多！」克洛狄烏斯大喊。
「拉撒路？為什麼？」伊凡問他。

「修士，不可殺人。」拉札勒斯輕聲說。克洛狄烏斯哼了一聲，厭惡地翻了個白眼。

伊凡接著說：“但是這條誡命適用於人，不適用於老鼠，對吧？”
拉撒路挪了挪腳，停頓片刻後回答說：“我知道，修士，但是——”
伊凡打斷了他的話：“那麼我猜你應該向這位善良的修士道歉。”
「請原諒我，克洛狄烏斯修士。我希望您能糾正我。」拉札勒斯謙卑地說。
當伊凡走到他們中間，對著拉札勒斯說話時，克洛狄烏斯再次舉起了棍子。
“你的懺悔方式是：打一桶清水，把刻有銘文的牆壁擦洗乾淨。”
好了，請繼續前進。
「的確如此，修士。」拉撒路匆匆鞠了一躬，提著水桶跑開了。

克洛狄烏斯目瞪口呆。“你居然讓他去擦牆了！”
伊凡比克洛狄烏斯高出一個頭，他走到克洛狄烏斯面前，低聲咆哮道：“什麼事？”
你竟敢在我的地下墓穴裡閒逛，除了追老鼠？聽好了——你管修道院的院子，我管院子下面的墓穴。你管好你的侍從，我管好我的！現在，克洛狄烏斯，立刻離開！

被訓斥的修士氣沖沖地退了回去，沿著走廊怒吼著，匆匆離去的迴聲中夾雜著低語。“伊凡，我一定要讓那孩子受到懲罰！我現在就去見院長！”

「請務必這樣做！並告訴他，你在我的地下墓穴裡追老鼠，而不是照顧……」
「你自己的！」伊凡吼了回去。克洛狄烏斯沒有回答，消失在了黑暗中。
伊凡轉過身去，這才露出一絲笑容，緩慢而隱秘，如同贏得了一場他從未下過的賭注。他挺直雙肩，雙手背在身後，像個即將下地獄卻又驕傲的囚犯。隨著黑暗將他吞噬，他繼續深入地下墓穴。

克洛狄烏斯是個脾氣暴躁的人。就連院長也對他沒什麼好感。幸運的是，沃尼格院長視伊凡如己。在院長眼裡，伊凡做什麼都是對的。修道院裡的所有修士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
與伊凡交好就等於與修道院長交好——因此，就能輕易進入地下墓穴的酒窖。反之，激怒伊凡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虐待拉札勒斯、米格爾或塔特烏斯。這些因殘疾而遭詛咒的脆弱侍從。

~*~

拉撒路早已做完了所有雜事。伊凡把他從一本繪滿色彩鮮豔鳥類的插圖手稿中拉了出來，送他上床睡覺，熄滅了墓穴裡僅存的幾盞火把，然後回到修士宿舍的房間裡休息。加迪恩修道院的修士們大多都已入睡，只有少數身著黑色長袍的修士在月光下的院子裡進行著指定的深夜勞動。

德隆·奧迪諾修士從僧侶宿舍的一扇小側門離開，蹣手蹣腳地穿過霧氣瀰漫的庭院，去享受他每晚的私酒。他一進入地下墓穴的樓梯間，便點燃了火把。幾杯酒下肚後，昏昏欲睡的拉札勒斯也來到了酒窖。對他們兩人來說，這早已是司空見慣的習慣。他們享受著其中的懸念，享受著禁忌的刺激。拉札勒斯知道伊凡離開後他不能離開房間，而奧迪諾嗜酒如命，這在修道院裡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他也被警告過天黑後不要靠近地下墓穴。

奧迪諾此刻正坐在工作台上，身體靠在地窖的牆上，雙腿伸直。他周圍的房間裡堆滿了陳年葡萄酒桶和酒渣桶。空氣中瀰漫著發酵水果黏稠刺鼻的氣味。

「啊，拉撒路，我的孩子。我還以為你睡著了。進來吧！說話！」奧迪諾咧嘴一笑，揮舞著一個半空的酒杯。

除了伊凡之外，奧迪諾是修道院裡唯一真正了解這個男孩的僧侶。

在許多方面，這位體面豐腴、面色紅潤的修士就像拉撒路的叔叔。既是叔叔又是朋友。

「你沒料到我會來嗎？」奧迪諾問他，話語含糊不清地從他被酒潤潤唇的嘴唇間流淌出來。

「什麼？」拉撒路睡眼惺忪地問。

“和你還有伊凡。離開修道院。”

“我不知道。”

「如果你們不等我走了就走，我就追上去用山羊揍你們。」他們倆一起輕笑起來。“說來也怪，我竟然會想念這座修道院。”

「那酒呢？」拉札勒斯問。奧迪諾不贊同地看了他一眼。

拉撒路在房間裡踱來踱去，邊走邊摸，漫無目的地來回踱步，就像小孩子玩耍一樣。

最後，奧迪諾再次開口道：“我注意到你這幾天一直怒火中燒。你的血液沸騰了。你想離開這些地下墓穴，是嗎？”

「我渴望看到書本之外的世界。還有活生生的鳥兒在飛翔。而不是像……」

你帶給我的死人。

奧迪諾爽朗地大笑起來。「你還留著那玩意兒？」

「我展開它的翅膀，它散落一地。我把它裹好，放在其中一個地穴裡。修士伊萬，告訴我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去勃根地？」

“很快就會了，孩子。很快就會了。”

短暫的沉默後，拉撒路問道：“修士，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的確。”

「離開修道院，你難道一點也不難過嗎？」拉札勒斯仔細觀察著他的表情，似乎想從他的話語中尋找更深層的答案。

“日復一日的例行公事讓我感到厭倦。我跟不上節奏了。”

“那麼，沒有了威斯敏斯特教堂，我們該怎麼辦？”

“首先，我們不必再過那種循規蹈矩的生活了。這難道不讓你高興嗎？”

「我想——我不知道。」拉撒路低下了兜帽遮住的頭。

「當然，你不會。你所知道的只有這些。這些地下墓穴的牆壁和日復一日的枯燥生活。然而，你很快就會明白。你不屬於這裡。你父親很清楚這一點。他看到了我早已看到的——一隻在籠中撲騰的鳥。」

「什麼鳥？」拉撒路環顧地窖。“在哪裡？”

「你是鳥，修道院是籠子，」奧迪諾解釋道。

拉撒路倚在桌上，挨著奧迪諾。“修士，這酒嘗起來和聞起來一樣嗎？”

「那就更好了。」僧侶笑著，瀟灑地向男孩敬酒，然後從粗糙的木杯中痛飲了一口。

“聞起來很臭，嘗起來肯定也不好。”

「幾杯下肚，誰還會在意味道呢？」奧迪諾用袖子擦了擦咧嘴的笑容，把空杯子遞給男孩。

「幫幫我這個又胖又累的傻瓜吧，孩子。」拉札勒斯接過杯子。

「修士，你為什麼比其他修士喝更多的酒呢？」拉札勒斯走近一個酒桶問。

「提摩太前書 23 章 5 節？」奧迪諾急忙問。

男孩毫不猶豫地說：“不要再喝水了，要少喝點酒，因為你的胃不好，而且你經常生病。”

“再說一遍，這次用拉丁語！”

拉撒路順從地回答：“Noli adhuc aquam bibere sed vino modico utere propter pestum tuum, et feveres tuas infirmitates.”

奧迪諾大笑起來，突然停住，打了個響指。“不是那個桶子！是這個！”

「小子，」奧迪諾指著另一個酒桶說。拉札勒斯走到更近的酒桶旁，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斟滿。「看來都一樣啊，對吧？修士，為什麼是這個桶？」

拉撒路回來後把酒杯交給奧迪諾，僧侶問他：「路加福音 39/5？」

男孩再次毫不猶豫地說：「沒有人喝過陳年酒後會立刻想喝新酒，因為他會說，『陳年酒更好』。」

奧迪諾爽朗地大笑起來，把酒灑得酒窖地板上到處都是。拉札勒斯像隻迷路的狗一樣歪著頭，像尊雕像一樣僵住了，而奧迪諾則緩過神來。

拉撒路問道：「這是什麼？我說的沒錯。」

「的確如此，就像你一貫那樣，拉撒路。然而，現在我發現了其中的秘密，」僧侶結結巴巴地說，仍然因壓抑的喜悅而顫抖。「依我看，你有一個小小的……」你的面具下藏著一間擺滿微型書籍的書房。你用鼻子翻動它們的書頁。

「我沒有袖珍書，修士，」拉札勒斯直截了當地回答。

奧迪諾被他認真的回答逗笑了。「可是，小子，你是怎麼做到的，能像你那樣把每個字都背下來？」

“我會讀書。”

「然而，文字在別人心中留下的印記，卻不像在你心中那樣深刻。你怎麼可能只讀一遍就能永遠記住呢？這座修道院裡沒有人能做到。在我漫長的歲月裡，除了你，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人。告訴我，這其中的奧秘吧。」

“我只記得這件事，修士。”

「你當然知道，小子。」奧迪諾嘆了口氣。「只有上帝才知道這種想法的深度。」

「願你蒙受非凡的祝福。」他再次向拉撒路敬酒，然後一口喝乾杯中剩餘的酒。接著，他把酒杯遞給拉撒路，示意他再斟滿，卻發現他已經不在了。轉身面向地窖入口。

拉撒路轉過身對奧迪諾說：「修士，有人來了！我估計大概有三個。」

奧迪諾像椅子著火了一樣，慌忙從工作台上跳了下來。他蹣跚地走到後牆邊，一邊把嘴上殘留的酒漬擦得乾乾淨淨，一邊把酒杯藏在一個大桶後面。拉札勒斯走到另一邊牆邊，從支架上取下火把，浸入油罐裡，熄滅了地窖裡所有的燈火——房間突然漆黑一片。

黑暗中，奧迪諾揮舞著手臂，朝著他最後看到拉撒路的方向搜尋。「過來，孩子。帶我走。」奧迪諾低聲說。

“請帶你去哪裡，修士？”

「噓，注意你的言辭。帶我離開這裡。我看不見了。」奧迪諾低聲說。

焦急地在空氣中摸索拉撒路。

「你想去哪裡？」拉札勒斯問道，輕輕地握住奧迪諾的手。

「天使之焰！無論去哪裡，小子！帶我離開這裡！」

“那就葬身墓穴吧？”

「沒錯，就是地窖！馬上！」奧迪諾嘶嘶地說。

拉札勒斯帶領奧迪諾走出酒窖，沿著昏暗的通道走去。「修士，給你，」他低聲說道，引導奧迪諾的手握住一個粗壯的鐵把手。修士拉開沉重的鐵門，在黑暗中指了指他最後聽到男孩聲音的地方。

“進去！快點！”

「我在這裡，修士。」聲音從他身後傳來，就在墓穴裡面。

“拉撒路，”奧迪諾低聲說道，同時關上了門，“你怎麼知道得這麼多，卻收穫的卻這麼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修士。”

“當然不是。你明明可以憑記憶閱讀，卻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您想去哪裡，修士。”

“啊！那麼，你確實讓我感到振奮。”

你沒告訴我你在哪裡

地下墓穴的門開了，奧迪諾打斷了他的話：“噓，小子，他們來了。”

三個僧侶沿著隧道走了一小段路，去拿火把和一桶油。他們匆匆離開。聽到墓穴大門關上的聲音後，拉撒路和奧迪諾都溜出了墓室。拉撒路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而奧迪諾仍然醉醺醺的，沿著牆壁走出了墓穴，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在別處，僧侶宿舍二樓一間古雅的房间裡，伊凡正睡得香甜。

透過一扇狹窄的窗戶，一輪圓月映照出房間裡寥寥無幾的物品：一張床，床頭牆上掛著一個木製十字架；一張書桌上擺滿了書籍；還有一個裝著伊凡全部家務的小箱子。房間裡一片寂靜。

一陣撲扇翅膀的聲音打破了黑暗的寂靜，一隻發光的烏鴉出現在窗台上，它冰冷的眼睛緊緊盯著伊凡。房間裡的氣溫驟降，伊凡呼出的氣息都凝結成霧氣。突然，烏鴉躍入房間，隨即化作一個赤裸裸的女人，赤著腳走過房間。

露西法爾甩了甩長髮，停在伊凡的床腳。她目光如炬，帶著一絲狡猾的微笑，凝視著他。

「命運再次將我們聯繫在一起，」她低語道。她用黑色的指甲輕輕劃過他的臉龐，

「繼續睡吧，我的愛人。」伊凡皺了皺眉，此刻他已沉浸在感官的夢境之中。“而這一次，我們的種子將改變歷史，腐蝕你……”

「一樣，」她輕輕掀開他的被子，解開他的衣服，撫摸著他。

「我才不會躺在你下面。」他呻吟著。她見狀，翻身上馬，騎上了那匹倒楣的馬；伊万的呼吸急促起來，如同奔騰的野獸噴著鼻息，他的雙眼在罪惡的眼瞼下瘋狂地轉動。就在這短暫的、魔鬼播下的慾望之中，正如此後無數僧侶所遭受的苦難一樣，又一位加爾迪恩修士墮落了。

~*~

黎明如期而至。對修道院的幾位資深修士來說，天亮得太早了；而對於剛從酒窖朝聖歸來的奧迪諾修士來說，天亮得更早。在大多數宿舍的修士醒來之前，資深修士們早已投入日常工作中。照顧馬匹、準備早餐以及其他各種事務，這些都需要他們早早開始一天的工作。伊凡修士黎明前的號召，讓修道院的地下墓穴重新煥發生機。他的常駐墓穴侍從拉札勒斯也加入了。拉札勒斯負責製作、更換、點燃和熄滅墓穴裡眾多的火炬，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在他們兩人的照料下，隧道隨時保持整潔，足以應付每天絡繹不絕的修士和侍從。

伊凡心思煩亂，卻對先前渡鴉精靈的來訪毫不知情，依然按部就班地過著日常的生活。他從床底下取出一個蓋著布的木碗——那是他昨晚一口未動的餐點。他手持燃燒的火把和盛著食物的碗，離開了宿舍，穿過昏暗的修道院庭院，走進一座長長的建築，那裡是地下墓穴的入口。他大步走下走廊，轉過一個彎，推開一扇木門，沿著石階而下，高舉著火把。他以沉重的步伐走進墓穴，粗糙的長袍在火光下搖曳生姿，如同微風拂過敞開的窗戶，一面粗布窗簾隨風飄動。

隨著僧侶繼續深入古老蜿蜒的隧道，一面牆上出現了拱形壁龕，兩側是雕刻精美的石柱。壁龕的牆上雕刻著精雕細琢的怪誕人物。這些奇異的雕塑呈現黑色，靜靜佇立著。

幾個世紀以來，火炬的煙霧描繪出人與獸可怕的結合體。

長著鳥頭或狗頭的騎士；長著人臉的惡魔和猛獸；還有面目猙獰、四肢覆蓋著毛皮的類人生物。在所有這些…

數百尊雕像中，有一個共同點——每尊都長著一對骨質翅膀，如同蝙蝠的翅膀。這些駭人的牆壁雕塑，是一系列畸形怪狀的集合體，只有那些墮落的瘋子和精神錯亂的人才能欣賞。

再往下走，雕刻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光滑的牆壁，牆上鑲嵌著…

一排排木門：這些是通往墓室的入口，墓室裡安放著教皇特權階級的木乃伊遺骸。前修道院院長、下議院修士，甚至還有幾位主教和其他貴族。修士在一個岔路口往右走，在另一個岔路口往左走。現在，地下墓穴變成了一個迷宮般的隧道，蜿蜒地通往四面八方。伊凡沿著熟悉的路線穿過由石塊和鑿刻的地下岩石構成的迷宮，但他那雙深藍色的眼睛卻顯得遙遠，彷彿淹沒在一片黑暗而不安的海洋中。

過了一會兒，他停在一處狹窄的入口旁。他把火把固定在牆上的一個壁龕裡，俯身探入黑暗中說道：「拉撒路，我帶了些吃的來。你先吃點，我們再點火。」說著，他從長袍口袋裡掏出一根細長的蠟芯，點燃了火把。他溜進房間，把蠟芯接在放在一個倒扣橡木桶上的油燈上。昏暗的光線照亮了狹小的房間，映出一張靠牆擺放的小木板床。床上躺著昏昏欲睡的拉撒路，兜帽沒戴，雙手揉眼睛。男孩打了個哈欠，露出一口粗壯鈍鈍的犬齒。

他的五官和同齡男孩沒什麼兩樣，除了牙齒和耳朵。他的耳朵與其說像男孩的耳朵，不如說更像無毛狗和精靈的耳朵的結合體。他頂著一頭濃密蓬亂的黑色直發，眉毛濃密烏黑。

一雙湛藍的眼睛炯炯有神。奇怪的是，他緊閉雙唇，摀著耳朵，或許很容易被誤認為其他男孩。拉札勒斯的外表與其說是令人作嘔，不如說是怪異，這讓他散發出一種近乎神秘、野性卻又溫柔，甚至有些迷人的氣質。一件寬鬆的長袍披散在他瘦削的肩膀上，最後堆到了腳踝。粗糙的麻布襪包裹著他的雙腳，襪底磨損嚴重，沾滿了從隧道地面上踩下來的污垢，黑乎乎的。

伊凡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然後他猛地朝木板床走去，力道之大，嚇得睡眼惺忪的男孩縮回牆邊。「戴上！」僧侶厲聲命令道，「立刻！」伊凡嘩當一聲放下碗，在房間裡四處張望。「在哪裡？小子，你必須一直戴著頭巾！聽見了嗎？一直！」僧侶心不在焉的眼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痛苦的表情，拉札勒斯覺得那一定是憤怒，但並非如此。

伊凡嚴厲的責罵徹底把他吵醒了，男孩聽話地伸手從床上摸出兜帽，一邊抱怨著一邊把兜帽套在頭上：「修士，我睡不著。兜帽翻過來，遮住了我的呼吸。」伊凡在他旁邊坐下，拉札勒斯轉過頭，好讓伊凡繫緊兜帽後面的繫帶。「沒關係。你必須一直戴著它。如果需要，可以把布片翻起來遮住嘴，但面罩還是要戴上。」

「我可以戴上這頂新僧袍嗎，修士？」

「還沒好。我還在縫。」伊凡一邊用手指縫著皮繩，一邊不時地收緊它們，而拉扎勒斯則用眼睛對準了繩孔。

「很快就好了，」伊凡說，語氣緩和了一些。“現在，把這些鞋帶係緊，這樣就不會轉了。啊，我明白了。你的頭髮太多了。”

「等我把新兜帽做好，我們就把它弄薄一些。」僧侶繫好繩子，從床上起身。「好了，再繫緊點。你要是再解開，我一定會好好懲罰你的，拉撒路。好了，吃吧。」伊凡拿起碗，放在拉撒路手裡。

僧侶走到門口，倚靠著。他不時地向屋外張望，又回頭看看拉撒路，彷彿在守護著這個男孩。他看著浸過羊奶的麵包屑消失在兜帽下。不一會兒，伊凡從牆上取下火把。「我去準備火把的裏布。你弄好了，到酒窖來找我。」伊凡說著，走出了門口。

拉撒路叫住他，說：“修士，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伊凡回答說：“什麼事，兒子？”

“蓋特斯通為何發出尖叫？”

“尖叫？為什麼會這樣聯想？”

“感覺聲音更大了，就好像就在這個房間裡一樣。”

「我不希望你去想那件事，拉撒路。別再想了。你不可以…」

知道它的存在。想想別的——也許是鳥兒、樹木，或是我們常說的奔騰大河。甚至可以想想天使——它們夠純潔。你能替我們兩個做到這一點嗎？

“我會的，修士。”

伊凡正要離開時，男孩又叫住了他。

“鳥兒能像天使一樣飛得那麼高嗎？甚至能飛到天堂嗎？”

「不，拉撒路。」這時，僧侶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疲憊。“天堂是為人準備的，不是為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準備的。”然後他又說：“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那塊門石了。我不想再聽到任何關於它的消息。”

“修士，我是人嗎？”

“你還是個孩子，總有一天你會學到很多東西。拉撒路，別問了，吃飯吧。”

你們務必牢記我所說的「門石」，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願意，修士。」伊凡消失後，拉扎勒斯又埋頭吃飯。

~*~

在空蕩蕩的修道院大教堂濃重的陰影下，地面之上，一隻黑色甲蟲從一條狹窄的縫隙中鑽了出來，迅速穿過石板地面，朝著聖壇的方向飛去。它穿過聖壇，沐浴在晨曦的最後一縷月光中，沿著祭壇所在的石板飛奔而去。石板與地面之間有一條細縫，甲蟲在縫隙中尋找著足夠寬敞的入口，以便它那長著翅膀、弓著背的身軀能夠鑽進去。突然，它停了下來。它僵住了，翻了個身，仰面朝天。這隻昆蟲並沒有找到入口，而是…

一個出口——從那道裂縫中滲出的是翻騰的、活生生的黑暗。

那隻奇特的甲蟲墜落，被下方遠處輻射出的漆黑陰影吞沒；陰影像光一樣向上、筆直地穿透石板。然而，這卻是光明的反面。它墜落之處一片虛無，就連月影相比之下都顯得明亮。

當這股邪惡的黑暗逼近聖所邊緣時，一陣塵土飛揚，伴隨著從祭壇石下方傳來的持續嘶嘶聲，整體如同火山噴發一般。刺鼻的硫磺味瀰漫在空氣中。一股蒼白的氣體從縫隙中湧出，開始聚集，翻滾湧動，密度也隨之增加。這團不斷移動的氣體突然向上竄起，在飛扶壁柱間穿梭盤旋，如同困住的蒼蠅般盤旋在天花板上。隨後，它俯衝而下，用油膩污濁的煙霧掃射著聖所，最終消失在一條通往神職人員更衣室的走廊中。

在更衣室的一角，沉重的雲霧籠罩著地板，隨著薄霧的消散，雲霧咕嚕作響，露出了其中不斷膨脹的黑暗團塊。骨頭、韌帶、組織和皮膚凝結在一起，最後發出鷹嘯，撕裂了寂靜的大教堂走廊。此後，這樣的場景已經發生過無數次。又一個怪誕生物誕生了——又一個艾爾約的後代，這次是透過法國巨石的存在而誕生的。這個孩子屬於一個古老而邪惡的種族，其古老程度甚至與地獄的黎明時期相當，只有人類與一位邪惡到足以孕育出如此造物異端的天使結合才能孕育出她。這個怪誕生物是個女性，外型接近人類，體型和身高與六、七歲的女孩相仿。她長著一對由血肉和骨骼構成的翅膀，類似大型蝙蝠的翅膀。她有著黑色的頭髮、靛藍色的眼睛，以及…

一對精靈般的、像狗一樣的耳朵；總而言之，她那奇異的外貌可能是侍從男孩拉撒路的鏡像，是他年輕時的模樣。

~*~

從飛鳥的視角看，大教堂呈現十字形。

教堂主體為垂直的主廳，兩側各有一座展開的翼樓。外部共有三組雙扇門：主入口位於十字架底部，另外兩扇分別位於兩側翼樓的最外側。聖所位於十字架的中心，在十字架的頂部。

這座建築如同一座巨石。懺悔室、贖罪室和鞭笞室排列在十字架的頂端。聖器室、更衣室和實用房間位於十字架的左臂，而階梯式座位的祈禱室則構成了十字架的右臂。

黎明前的黑暗無情地流逝，遠處單調的鐘聲開始在鄉間迴盪；修道院高聳的鐘樓宣告著又一個祈禱與勞動日的開始。在昏暗的晨光中，僧侶們列隊穿過薄霧，緩緩走向大教堂的祈禱室。教堂外門門的叮噠聲打破了教堂內如同地窖般的寧靜。一位侍僧手持冒著煙的香爐，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著穿孔的金屬球，為這神聖的隊伍開闢道路。寬闊的中央通道兩側，一排排階梯式的木製長椅彼此相對。最前面的座位與地面齊平，後面的座位則緊貼著牆壁。除了靠近後牆的指定賓客座位外，每個座位都只屬於一位僧侶。僧侶們散開，各自找到自己的座位。

伊凡修士和奧迪諾修士一起走上前，沿著同一條走道緩緩前進。沒走幾排座位，伊凡修士停了下來，湊到克洛迪烏斯修士和格雷維爾修士耳邊低語道：「克洛迪烏斯，還找到老鼠嗎？」克洛迪烏斯回以挑釁的目光。伊凡修士嘴角勾起一絲冷笑，繼續往前走。

奧迪諾停下腳步，拍了拍格雷維爾的頭頂。「他居然把格雷維爾修士挖出來了！」這位脾氣暴躁的修士一把拍開奧迪諾的手。奧迪諾輕笑一聲，跟在伊凡身後，格雷維爾在他身後低聲咆哮道：“你的末日很快就到了，奧迪諾！”

“別理他們，”克洛狄烏斯高昂著下巴，緊抿著嘴唇安慰格雷維爾，“即使沒有院長在場，我們也會看到他們兩個都顏面掃地。”

他坐到幾排座位外。注意到下面座位有人，伊凡咧嘴一笑。

「尼可拉斯！」一位身材健壯、皮膚黝黑的年輕修士抬起頭，對他微笑。尼古拉斯修士離開修道院幾個月了，一直擔任附近穆拉特村的鎮牧師。尼可拉斯說：“浪子回頭了！”

伊凡輕笑一聲，問道：“穆拉特的好人們過得怎麼樣？”

「他們急需指導。」伊凡點頭表示同意。奧迪諾走近，看到尼可拉斯後，突然停住腳步。

“我沒看錯吧？”

奧迪諾衝了上前，尼可拉斯起身，兩位僧侶擁抱在一起。「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尼古拉斯回答。

奧迪諾在他耳邊調皮地低語道：“鞋匠的遺孀過得怎麼樣？”

尼古拉斯嘆了口氣，搖了搖頭，目光落在地板上。「她真是讓我大吃一驚，兄弟。」周圍人紛紛轉過頭來，露出一副便秘般的表情，引得眾人一陣竊笑。兩位修士定了定神，坐了下來。修道院塔樓的鐘聲響起，眾人頓時安靜下來。

一位年輕的修士從前排座位起身，走向位於走道中央的講台。講台上放著一本展開的、尺寸很大的《聖經》。他繞過講台，恭敬地鞠了一躬，親吻了經書。他清了清嗓子，將一根手指放在書頁上，大聲朗讀道：“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的人！”

邪惡的化身，以黑暗代替光明，以光明代替黑暗，他們”

「尖叫！」牧師一把抓住講台，轉身，拼命尋找這刺耳尖叫聲的來源。一百多雙睜大的眼睛望著他。

那聲音從他身邊掠過，朝著聖殿的方向飛去。眾人目瞪口呆。幾乎所有僧侶都曾聽過這種聲音，但他們臉上卻都露出了同樣的困惑表情。

沃尼格院長猛地站起身來，眉頭緊鎖。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除了下級議員，我要求所有人立刻返回宿舍！」尼可拉斯和其他一百多名受挫且惱怒的修士放棄了晨禱，跳了起來，湧向門口。院長在他們身後喊道：「回到你們的房間裡，跪下懺悔，直到我另行指示！」三十三位資深修士留了下來，其中包括伊凡、奧迪諾、克洛迪烏斯和格雷維爾。

當最後一位神父離開並關上教堂大門後，沃尼格轉身審視其餘信徒們驚愕的面孔；他自己的臉上洋溢著喜悅。

憤怒中夾雜著厭惡。更多的尖叫聲迴盪著。當沃尼格灼熱的目光掃過一排排僧侶時，那些伸長的頭垂了下來，好奇的目光也慌忙地垂向地面。

「你們當中誰該為此負責？坦白吧！」沒有一位神父坦白。沃尼格轉身怒氣沖沖地走向講台。“很好，那就各就各位！”

他們立刻遵命，因為他們知道接下來的流程：每當一個新的怪誕者誕生，所有人都要付出代價——他們一直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下議院的修士們齊齊起身，從階梯式的座位上走下來，聚集在中央的走道裡。他們每個人都跪了下來，雙手抱腰。

在聖堂前，三位調查員屏住呼吸，猛地推開大門——裡面空無一物。僧侶們小心翼翼地走進昏暗的聖所內部。除了幾件僧袍

房間裡空無一人，沒有披著帷幔的雕像、基座和其他宗教文物。

「嘶！」眾人猛然抬頭，只見一個醜陋的怪物張開雙翼，蓬亂的黑髮披散，露出鈍鈍的犬齒，棲息在天花板附近的一塊石台上。她咆哮著，吐出一連串憤怒的咒語，聽起來既陌生又奇特——那是天使的語言。

方丈越過講台，目光掃過那些謙卑低頭、剃頭的信徒們，然後轉過身來。他全神貫注地盯著眼前的書。他快速翻閱著書頁，脖子和耳朵因憤怒而漲得通紅，耳邊依然迴盪著刺耳的尖叫聲和陌生的語言。六名調查員中的一人回來了，搗著下巴上的傷口。血從他的指縫間滲出，滴落在地板上。

「你們先離開吧，」方丈回答道，「包紮好你的傷口。」僧侶鞠了一躬，身後留下了一道長長的血跡，通往大教堂的大門。同時，聖所內傳來陣陣喊叫聲和尖叫聲，顯示戰鬥仍在繼續。

不久，他的兩個同伴走了過來，正與一個掙扎的、被包裹的怪誕人物搏鬥。她身穿僧袍。方丈在講台上攔住了他們，他們把她按倒在地。她聲音低沉卻依然堅持，繼續滔滔不絕地譴責天使。

沃尼格用手指戳著經文，對著她和他的會眾咆哮道：「主說，下去吧！因為你的子民敗壞了自己！」他的怒吼聲響徹穹頂的飛扶壁。院長瞥了一眼神父們愁眉苦臉的樣子。一種異樣的平靜籠罩著他，他的神情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他輕輕合上書，拍了拍封面，凝視著它。

他猛地將書從講台上拽下來，高高舉起，然後擲了出去。書摔在僧侶們中間的地板上。他俯身趴在講台上，咆哮著，怪誕的抗議聲不時穿插在他的怒吼中：“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象，彷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它們，也不可追生它們，因為我是邪忌邪的神。

沃尼格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卻又像父親對待自己誤入歧途的兒子那樣，努力說服自己這些人並非惡人。作為他們的院長，他們的失敗就是他的失敗；他們的罪過就是他的罪。然而，院長告訴自己，人終究是人，不論聖潔與否。

亞當渴望女人的腰肢—慾望就是慾望，無論出於邪惡或純潔的心靈，正如一條扭動的蛇也渴望亞當的腰肢。從猴子到僧侶，肉體的慾望早已烙印在創造物的藍圖中。這幅新的怪誕畫作印證了沃尼格的信念：人類會繼續遵循造物主的法則，即便這意味著違背自身的信仰法則。

方丈繞過講台，大步走到眾人中間。“你，”他踢了一個僧人，“我該拿這東西怎麼辦？”

受驚的牧師回答說：“我不知道，院長。這不是我的。”

「這些都是你的，」沃尼格斥責道。“你可是議會修士！”他又轉向另一隻修士，“你！我難道不應該帶著它去哪兒嗎？”

第二個人回答說：“在大教堂頂上？”

「為什麼不行？」方丈問。

“它滿了。”

“確實如此。沒有空位了。”

“或許是巴黎聖母院？”

“哦，但他們不再呼籲了。”

第三位僧侶開口說道：“院長，我知道北方有一片聖地——一座新的大教堂。”

我們能否將禮物送給

沃尼格猛地轉身打斷他：“不！不准再讓他們離開教廷修道院！我們已經讓聖座所有修會都確信，加爾迪恩斯和坎切洛到處都是技藝精湛的石匠，他們正在雕刻這些——這些‘禮物’！但願我們能克制自己。不，不是禮物。”

僧侶將目光從沃尼格銳利的注視中移開。沃尼格轉身在他們之間踱步，“收集這些東西。這些雕像不過是你們罪孽的永恆記錄。刻在石頭上的記錄，將使你們罪有應得，下地獄。還有這守門石的女鬼——”

瞬間，伊凡腦海中閃過無數肉慾的畫面——他夢中與路西法爾交合的扭曲景象。他這才發現，那場午夜幽會並非他原本以為的夢境。

“她很迷人，不是嗎？既成熟又熱情？而且，哦，她多麼渴望取悅別人——”

伊凡瞪大了眼睛，看著被綁住掙扎的怪誕人物，這才完全意識到，自己之前在不知不覺中直接參與了怪誕人物的創造。

“當你墮入地獄之時，或許你情慾的這淫蕩之靈會迎接你。”

地獄，然後像她曾經那樣安慰你。然而，既然她不再需要她那妖艷邪惡的魅力引誘你墮落，或許她會以她真正的面目——如同醜陋的蛇或龍——來安慰你。如果那女鬼其實就是魔鬼本人呢？哦，的確，或許他會以你無法想像的方式安慰你。或許他會在你尖叫時玷污你的身體——永遠為所欲為。哦，祂會用多麼豐富的想像力來折磨你——多少種折磨。你能數得清嗎——多少種折磨會讓最鐵石心腸的人也流下軟弱少女的眼淚——同時，在烈火中燃燒——永遠在烈焰中尖叫。

「地獄的？」沃尼格怒視著他們所有人。他從地上撿起經文，他親吻了一下，然後大步走向講台。他猛地把講台摔在地上，怒吼聲響徹整個教堂。

伊凡確信，他的坦白可能會危及拉撒路的安危，於是，就像任何一位正直且盡職的父母一樣，他聽從了自己的本能，什麼也沒說。隨著伊凡與內心新出現的惡魔——他剛剛意識到自己有了第二個孩子——搏鬥，方丈的喋喋不休漸漸變成了語無倫次的喃喃自語。

怪誕 第二個拉撒路 又多了一個十字架要背負。他緊咬牙關，目光死死地盯著腳下的石板路。

伊凡猛地一驚，只見方丈拍了拍額頭的汗水，大聲吼道：「我們當中竟有閒人！我發誓，他們又要忙起來了——給修道院蓋一座新的鐘樓！」說完，他抬起頭，環顧大教堂側翼昏暗的上層區域。

他雙手合十，語氣平靜地向他們講述了他的設想：“它將更高更深。它的底部將比頂部更大，並且擁有足以容納一千個怪誕雕像的平台。首先，陽光；這座塔將高聳入雲，讓太陽永不落山，照耀著這些石魔。如有必要，這座塔甚至可以刺破雲層。其次，聖地在哪裡；

你當在塔樓上，時時祈禱，並終生敲響鐘聲以示懺悔。如此，這座塔樓將比我們的大教堂更神聖。

最後，為了抵禦邪惡，我們將把塔建成圓形，讓你的可憎之物面向四面八方。魔鬼將從地球上的每一座山丘和山谷看到你的石雕怪獸，並畏懼這片土地。現在，你可能會對我說，建造

建造這樣的塔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這樣，我的回答很簡單：你只要把它建起來，就能證明它不可能。那麼，你現在怎麼說？

「嘶！」怪獸在兩個修士的搏鬥中掙扎著。伊凡咬緊了牙關。

「起來！」沃尼格大喊。僧侶們齊齊站了起來。

“這尊怪誕雕像將在第一道陽光下暴露出來，從而變成石頭。”
然後我會把它運到義大利 翁布里亞的坎切洛 安放。同時，我會寫信給多明哥斯修道院長，指示任何在他那裡出生的怪誕人物都應被安置。
修道院將派人來到這裡。從今以後，我們將承擔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義大利兄弟的罪。

「去澡堂，」沃尼格厲聲說道，「把它綁在浴池的柱子上，嚴加看守到明天。」他冷冷地揮了揮手，打發走了兩個僧侶，他們抬著掙扎的怪誕雕像離開了教堂。他轉過頭對僧侶們說：“你們很清楚，既然我們今天早上發現了這個怪誕雕像，那麼這樁肉體結合肯定發生在昨晚。如果你們當中沒有人是它的父親，我……”

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與你們手下的神父和侍從交談。如果你們當中有人發現了這惡魔的生父是誰，我希望你們立刻告訴我。還有，我無需提醒你們，這次會議僅限下級修士參加。談論修會事務或提及門石都將處以死刑。」沃尼格猛擊講台，「我要奪回我的修道院！現在，都給我滾開！」修士們齊刷刷地轉身，魚貫走向門口。說完，院長低下頭，揉了揉太陽穴。

伊凡排在隊伍的最後，當他走進門時，沃尼格在他身後喊道：“伊万修士！”
伊万身體僵硬，緩緩轉過身，心跳都驚到了嗓子眼。
“是的，院長？”

「你想坦白什麼嗎？」時間彷彿凝固了一般，漫長得如同白晝。

“沒有方丈。”

「真的嗎？」又過了幾天。

沃尼格再次問道：“你否認 你的地下墓穴裡有一隻老鼠嗎？”

“一隻老鼠？”

「不可殺人？」沃尼格第三次問道，臉上浮現出一絲疲憊的笑容。

「要是我的僧侶們也能像你那位受祝福的地下墓穴侍從一樣，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職責就好了。」

「是的，院長。」伊凡回答。

“我必須盡快再去看看那個孩子 是拉撒路嗎？”

“這就是他的名字。”

他的身體狀況如何？

「他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祈禱和懺悔及時而慷慨；什麼都不缺，」伊凡聳了聳肩說道。

「拉撒路完成你指派的任務情況如何？他是否需要更多人手幫忙？比如再添一兩個侍從 尤其是在比較忙的時候？如果需要的話，我

能夠完成所需的輪班工作。

“要說誰最適合協助我處理地下墓穴的工作，非拉扎勒斯侍從和奧迪諾修士莫屬。我們三人完全能夠勝任所有分配的任務，院長。”

「真可惜，他的處境。可憐的孩子，」沃尼格搖著頭補充道。他深吸一口氣，臨別時引用聖經中的一句箴言告別伊万：“你們既做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是的，院長。”

他們搜尋著彼此的眼睛。

沃尼格轉身環顧大教堂內部，目光正好落在剛發現的活體怪誕雕像的方向。他眉頭緊鎖，下巴繃緊。“你可以走了。”

伊凡鞠了一躬，匆匆走出大教堂，心中充滿著新發現的罪惡的沉重感。

【第三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